

姜彬



CHENHUNJI

晨昏集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· 姜彬 ·

晨昏集

· 海天出版社 成都
一九八〇年·成都

封面设计：代 卫

晨昏集

四川人民出版社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6.25 插页2 字数122千
1980年9月第一版 1980年9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9,000 册

书号：10118·318 定价：0.50 元

1267/90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题材广泛、内容丰富的散文集。

作者曾漫游江南、华南和西南等地，并曾去南亚一带作友好访问。他以朴素的语言，真切动人的笔触，描绘了祖国的山光水色和异国的风土人情。通过对一座山、一个城市、一条江以及某种风习的礼赞，迸发出一簇簇寓意深远的遐思和联想，给读者留下了生活的启示和艺术的享受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|
| 四明之窗 | 1 |
| 四明山的火种 | 3 |
| 仰天湖上春烂漫 | 15 |
| “地下王国”漫游 | 23 |
| 寄自刘三姐的家乡 | 30 |
| 大瑶山之秋 | 36 |
| 离别之夜 | 45 |
| 雷公山之歌 | 51 |
| 芦笙又吹起来了 | 61 |
| 玉龙山下 | 67 |
| 不尽长江滚滚来 | 73 |
| 攀高峰颂 | 81 |
| 悼芦芒 | 86 |
| 棕榈树的怀想 | 96 |
| 伊洛瓦底江畔的黄昏 | 99 |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|
| 曼德里巡礼 | 105 |
| 大象的故事 | 115 |
| 拉合尔的一个夜晚 | 120 |
| 拉合尔的喷泉 | 126 |
| | |
| 在闽江边上奔驰 | 131 |
| 大江东去 | 138 |
| 宝岛春秋 | 144 |
| 长江口里的明珠 | 157 |
| 水库、新城及其他 | 164 |
| | |
| 文章江山助 | 176 |
| 《哭嫁歌》及其他 | 180 |
| 诗在那里? | 186 |
| 后记 | 192 |

四明之窗

那次到四明山去，深入到了四明山的腹地——梨洲，这里现在是四明山区区委所在地。晚上睡在区委的宿舍里，山里的夜静极了，除了远远地听到一二声犬吠外，万籁俱寂。在明亮的电灯光下，我翻阅了四明古迹诗集，内有古人的一首诗：

梨洲老人命余宿，杳然高顶浮云平；
下视不知几千仞，欲晓不晓天鸡声。

这梨洲老人不知何许人。明清之际余姚的大学者黄宗羲，别号梨洲，和四明山颇有些瓜葛。但从这首诗写作的年代看，又不可能是他。那么，这梨洲老人当别有其人了。不管是谁吧，他和今日的梨洲，很可能有一些关系。诗人当时被留宿的地方，也可能在梨洲一带。“下视不知几千仞”，当然不是在山畈里的村庄上看，梨洲是看不到这种险要的形势的，但出梨洲，翻过山头，车子向下要开很长时间，可以感觉到它的高度。邻近有大横山水库，区里的同志陪我到那里去了一次。在大横山水库也可以看出它坐落在相当高的山

腰上，从水库沿溪向下走去，水电站形成一串梯形的连珠，上个电站用过的水，流到下个电站再发电，每个电站相隔总有些里路，这就可见水库所在的山的高度了。记得昔人对新安江有这么句谣谚：长溪连千岗，新安在天上。这话用来形容大横山上的水库也是适宜的。大横山水库位在梨洲之下，那么，古人夜宿梨洲，恍觉置身于离天咫尺之境，也不是毫无实感的虚幻之辞了。

从水库到第一个水电站要走一段相当长的山路，在中途，区里陪同我去的李同志指着溪对岸重叠的高山，告诉我，从这山上去，翻过几个高峰，里面就是“四窗岩”。这“四窗岩”可是四明山的一个名胜，从唐朝开始，历朝的诗人为它写过不少诗，其中有一首《石窗》说：

山石高突兀，面面敞疏棂。
日月光洞达，长年户不扃。
先生此栖遁，看山双眼清。
我欲从之游，櫓身凌沧溟。

这诗的前四句就是描写“四窗岩”的。在民间传说里，“四窗岩”更被说得灵异俊秀，非凡响。那天，可惜我要赶路，没有能够亲临其境，领略一下为那么多古人深所仰慕的风采神态。只能听听同行同志们的口头介绍。据说，这“四窗岩”在四明山的绝峰华盖山傍，这个岩生得怪，它是方形的，四面都有石洞，好象四个窗子的楼，里面是空的，

很宽敞，太阳一照，就蒸腾出流雾彩霞来；也通星星和月亮的光，使四明山变得灵秀异常。四明山的名称也是从这里来的。在人民的幻想中，它似乎是四明山的光源了。

想象是富有色彩的，现实却是严酷的。一到现实生活中，“四窗岩”的光芒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千百年来，英姿雄勃的“四窗岩”没有为山里的居民带来一线光明，罪恶的手探入了它的心房，它成了盗贼的巢穴。蒋家王朝的头子蒋介石发迹之前，在四明山里做强盗王的时候，就是在“四窗岩”的洞穴里做窝的。直到全国解放前夕，我百万大军陈兵大江北岸，江南指日可下，蒋介石假惺惺地宣布下野，带着一批亲信，凄凄遑遑地退据奉化老巢的日子里，他还在大队人马卫护下，备下了大红对烛，到“四窗岩”去作最后的朝拜，求救于神灵，梦想东山再起。当然，这只不过是他的又一场春梦，“四窗岩”恰恰做了他可耻下场的历史见证。

尽管蒋介石和他的徒子徒孙给它涂上了羞辱的一页，“四窗岩”却是一颗蒙尘的明珠，它的灵气不泯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她袒开胸怀，迎接了抗日反蒋的游击健儿。在它的近傍，横山泉水流过的地方，曾建立我们党反蒋的第一个红色堡垒村。那时正是严冬时节，天寒地冻，蒋匪帮“进剿”军的魔爪踏遍山头，也踏碎了人们的心的时候，红色堡垒村的建立，仿佛是严寒里挂在瘦枝上的蓓蕾一样，预报着春的来临，斗争的火焰燃烧起来了。“四窗岩”如果有什么光明的话，它的光是从那个时候发出来的，那是真理之火，它照暖了被冰水冻结着的山区人们的心扉。

那个时候，人们冲杀在硝烟弥漫的战场，只有炮火的光象闪电般照亮山头。自然界还是沉睡着的，夜还是一样的黑，只有亮篾的幽暗微弱的光，在山里人家屋里颤动。这亮篾啊，山里人幽默地称它为四明山的“三大宝”之一。那三大宝是：葛藤当材绕^①，枝株当棉袄^②，灯罩横翻倒^③。这末一句讲的就是“亮篾”。四明山人民没钱买灯油，只用毛竹取青做山货余下来的竹黄，劈成一支支的篾条，点来照明，成了山里取之不尽的宝藏。祖祖辈辈，人们把亮篾作为黑夜的伴侣，在亮篾火光的闪忽中，山区人民夜里赶制山货，以便翌晨挑到城里换点米吃。抗日时期，群众夜里开会，也用一支亮篾倒插在柱上，小小的火头在山风中摇曳着，照出一屋子忽明忽暗的人影。有时候夜里出门，也把亮篾扎成把，浇一点油脂，点起来照亮崎岖不平的山路。有一次，我还因亮篾而迷过路，那是一场大雪之后的黄昏，我们接到总部的通知，要连夜赶去开会。临出发时夜色已经袭来了，我们擎着一个亮篾火把，走入竹林里的一条小道，要从这里翻过山头去。雪后不但山地上盖着一层浅浅的雪，毛竹的枝杆和竹叶上都积了雪，风吹来，扬起来一阵雪雾，夹带着雨点般的雪块，瑟瑟掉下来。不一会，亮篾火把就被浸灭了。虽然由于白雪的反映，竹林里出奇地明亮，但路被雪盖住，十

① 材绕是山区人民围在腰间的束带，本来应该是布料的，因为穷买不起布，就用葛藤代替，束在腰上保暖，也便于劳动。葛藤是山间取之不竭的，所以称为“一宝”。

② 枝株是树根，山里人民没有棉衣过冬，常去挖一个树根，烧起来取暖。

③ 就是指“亮篾”，因为亮篾烧好时，把要点火的那一头朝下，使火往上烧，否则烧不着。

分迷濛难辨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我们走入岔道了，走着走着根本就没有路了。那坡又陡又滑，走上去滑下来，走上去滑下来。越到上面山坡越陡，山头象一头高卧着的巨兽，黑呼呼地要扑下来。高处竹林尽头，遍地是茅草和荆棘，牵衣挂裳，走得好不容易。远远还传来“噜噜”的叫声，这里正是野猪做窝的地方。待我们爬上山头，满身已经湿透了。那时节，我们多么想有个光亮啊，但远处的村落还是黑影憧憧，窗子都是黑的。那时候，四明山里人家的窗啊，是黑灯少火的。

四明山的夜，是多么黑暗而寒冷啊！

其实呢，寒冷的四明山的胸怀里，潜藏着无穷无尽的热量，它不是在灵异的“四窗岩”里，而是在人天天与之打交道的大自然里。四明山千山万壑，重峦叠嶂，溪流密布，潺潺流水，终年不绝。一到春秋，连日阴雨，或夏日暴雨一下，那溪水就喧啸起来，夹沙带石的向下奔流而去。在往昔的年代里，它象一条条白龙一样，经姚江、鄞江、曹娥江……白白地流到大海里去了。四明山啊，空有着丰富的水力资源，却不能用来照明深山的黑夜，更不用说来减轻山里人的艰苦劳动了。你知道，四明山是个茶窝，高山上满是密密的茶树林，每年采茶季节，炒茶的劳动是最艰苦的，一堆堆鲜茶叶要用手在烧得通红的镬里揉啊搓啊，有时还要用脚踩，到后来，制茶人把指甲都搓翻了，把脚都踩烂了。这个山头与那个山头，看看近在咫尺，翻过去却要半天，耗费了人们多少的精力和时间啊！这一切死死的缚住了山里人的手脚，使他们千百年来处于愚昧、落后、与世隔绝的状态。要

问深山里的人离开时代有多远，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。山里有些老人，一生还没翻出几个山头，他们对外面发生的新事物，压根儿就知道。汽车路造到了高山上，有些人竟还没有看见过汽车呢！有一个老汉看到一辆停在公路上的汽车，惊奇得不得了，他绕着车身四周察看着，摸摸隆隆响着的车头，嘻嘻地说：“这玩意儿，得给它喂啥吃呀？”这就可知在四明山的腹地该是多么偏僻了。

聪明的读者当然明白，我讲这些陈年烂谷子的事，为的是要摊开新帐本。革命解放了生产力，象开山斧一样的劈开了山区的新面貌。经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艰苦年代，迎来了解放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四明山象沉睡了亿万年的一条条苍龙苏醒了，它活动起来了，条条山岭卷起了劳动的旋风，翠竹更绿了，茶林更舒展了。就说路吧！条条道路通向山巅，在高高的大嵒山上，凡有生产大队的村庄都通上了汽车路。在这里，公路东通鄞县、奉化；南通新昌、嵊县；西通上虞、绍兴；北通余姚、慈溪。千里江山，一旦贯通，从前人们走了一生没有走出的高山深谷，现在不消一日，就可以横越整个山脉了。在山谷间流着的一条条白龙，被截住锁在一个个的蓄龙池里，它们喷出来的水发出热量来。电灯照亮了亘古黑暗的山村人家，村村队队，制茶机在转动着，机器代替了人的手和脚。轧米机“突突”地吐着白米。清凉的水欢笑着游过长长的高空渡槽，绕过弯弯曲曲的盘山渠道，流进山谷间的田里。这些都已成为生活中习见的事物，一点也不使人感到新奇了。但生活是奔腾的激流，它是不会停歇的。

有过那末一个短暂的时刻，一些面目狰狞的魔王，放出凶焰毒雾，妄图截断生活的流。英明领袖华主席扫除了烟雾，疏通了渠道，生活的流呀，奔腾得更欢畅了。在四明山里，它出现了什么样的浪花呀！它令人惊叹地、日多一日地在人们的眼前展开：那连接起两个山头的高空电缆，挂着装满矿石的吊车，象流星闪电般“嘶嘶”地在万丈深谷之上飞越；那从山下直铺到高高山上的管道，把水送到山头，化作滴滴春霖洒落在茶林上；那……

亲爱的读者哟！现在可以让我们再谈一谈四明山的窗口了。它放着光，那不是“四窗岩”的神秘的、奇异的光，“四窗岩”作为旧时代人民在苦难的岁月里心头闪耀的光，让它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吧，它是旧时代人民苦难的升华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和往昔一样，它的窗口还是黑的。和它不同命运的是，四明山千千万万个人家的窗口，却确实明亮起来了。四明山溪流发出来的电，已经送遍了所有的村庄，即使是最偏僻的高山独家村，电灯的光芒也把山区浓重的黑暗驱逐了。在四明山里，以前的夜是黑暗、寒冷而寂寥的，现在，夜是明亮、温暖而欢乐的了。如果谁有机会走在夜的四明山里，你再也不会碰到象我当年碰到的那种黑影幢幢的村庄，也再不会感到卧着的兽黑呼呼的向你扑来了，因为村落上这里那里到处有着熠熠放光的窗户，在黑夜里向你招手呢！请想一想吧，当你走过莽莽的山林，夜似乎是无边的，突然，在深山坳里闪出一点、二点明亮的灯火，你的心头会升起多么大的欢乐啊！

四明山的火种

以前在山区，人们保存着火种，从灰包里拨出来，一吹，就会燃烧起来。这回，在四明山里，我也看到了一种火种，那是革命的火种。

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，是毛主席领导的全国十九块根据地中的一块，那是一块燃烧过抗日烽火、飘腾过反蒋烈焰的红色土地，多少革命先烈和人民群众在这里抛过头颅，洒过热血，顶天立地的为它战斗过。这里的每一个山头、每一个村庄、每一道河流都刻印着人民斗争的史迹，留存着革命战争的传统。

革命传统是一颗火种，它会在后代人们心中点燃起革命火焰。阴谋家千方百计要抹煞革命传统。在四明山，烈士的血迹未干，人民的记忆犹新，“四人帮”和他在浙江的亲信就对它喷起粪来，他们诬蔑四明山根据地是“叛徒窝”“强盗窟”“只有一个半好人”，等等，对它大肆抹黑。但太阳的光是揩不掉的，苍蝇碰壁只能引起几声抽泣。曾几何时，“金猴奋起千钧棒，玉宇澄清万里埃。”一声霹雳，鬼蜮现形，“四人帮”的阴云被驱散了，四明山更雄伟了，革命的火焰更加灿烂了。

在云开日出、万众欢腾的日子里，我到四明山作了一次

短时间的旅行。那是一个大热天，一清早太阳就在东方照得金光灿灿的。我们从余姚县城出发，汽车急速地奔驰起来，驶过梁辉公社、黄明公社，这些以烈士命名的地方，勾引起人们对往昔年代斗争生活的怀想。今天同车有一个姑娘，她的姊姊叫徐英，在解放战争时期，在山上一个叫白龙潭的村子里，被敌人逮捕后杀害了，白龙潭成了现在的徐英大队。

小徐是前几年来到山里插队落户的，她面额宽阔，笑起来现出两个酒窝，一对乌黑的眼睛明亮有光，这是一个性情开朗，脸上常浮着微笑的姑娘。此刻，她朝车窗外一言不发地望着，神情显得有些严肃，是这块染着她姊姊鲜血的土地，引起了她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吧！她的这种神情一霎时就过去了，车从梁辉公社转向黄明公社时，她又显得活跃起来，脸上又浮现着微笑。我和她谈起了徐英烈士，她告诉我：徐英同志原是上海刺绣厂的一个工人，一九四七年党派她来四明山参加武装斗争，一九四八年的一天，她在白龙潭执行任务，在敌人的突然袭击中被逮捕。在梁弄的监狱里，她受尽了折磨。面对敌人的威逼，她威严地说：“地下交通站在那里，游击队在那里，我都知道，但是，你们不要想从我嘴里听到什么！”敌人被激怒了，她的皮肤被烧红的烙铁烫焦了，指甲被残暴地拔掉了，敌人的希望也化成了泡影。在祖国黎明前的黑暗里，她献出了壮丽的青春。

“大姊姊牺牲时，我还小，我没有看见过大姊，从爸爸嘴里我知道她是勇敢而坚强的，山里的大伯大妈们也告诉我，她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。她倒下了，现在我来到这里，我虽

然什么也不懂，可我要接好这个班。”小徐用深沉的语调结束了她的叙述，她的脸上泛着青春的热力。

在这一刹那，我看见了年轻一代人心头装着的火种，它会在她们年轻的生命里闪耀着灿烂的火花。我默默地想着，心里怀着由衷的喜悦。

过了黄明公社，汽车就往山上爬。车子的旋动打断了我的思路。这山叫高地岭，转了几个圈子，车子就爬到了山岗上，眼前出现了好大一个湖泊，这就是我早就听人说过的四明水库了。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，我曾多少次翻过这个岭，走到梁弄去。眼前的景物已不可辨认了，原来的田野、树林、村庄，已深深地沉到湖底去了，露在湖面上的是点点山头。那湖蓝极了，象一面镜子，在七月的骄阳下亮晶晶的泛着银光。我惊喜地看着窗外旋动着的景物，进入四明山的最初一瞥给了我强烈的印象。小徐知道我三十多年没进山了，便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起山里的变化来：解放以后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四明山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来建设山区，筑公路、造水库、开茶园、育竹林，动人的事情要说也说不完，就拿水库来说吧，从大跃进以来，大大小小的水库就修了有几百个，象几百块晶莹透明的碧玉，镶嵌在翡翠也似的万山丛中，真是出奇地美。在水库修建过程中，老区人民表现了崇高的精神。梁弄平原是这一带山区最大的一块平原，要造水库，就得把这儿的一半多良田埋到水底，对这一带的居民来说，这可不是件小事，但当群众听说，水库造起来后，可以灌溉山外三十万亩良田，干部们和群众一划算，好啊，这划得来。水库就这

样造起来了。后来有人问区里的一个负责人：水库灌溉平原地区的田地，却淹没了山区良田一万四千多亩，当时你们没想到这个问题吗？他回答说：想自然也想到的，但大家说，我们是老区，是经过抗日、反蒋的战火锻炼的，不能光顾鼻尖尖底下的一点点利益。山里本来是个穷地方，要没有毛主席领导的部队流血牺牲，我们那能有今天，我们应该以能够为国家做点贡献为光荣。这话说得仿佛一泓溪水那么平淡，却表达了老区群众崇高的精神状态。力争为国家多作贡献，这是战争年代留下的传统，是纷飞的战火中培育出来的鲜艳花朵。

四明山人民在战争年代里，有过各种各样难忘的时刻。抗战胜利后，部队北撤了，留下了少数武工队员。顽固派的军队象潮水一般涌进山来，占村据寨，围得铁桶一般。那年月，刀光剑影，黑夜沉沉。武工队被敌人逼进了深山密林，吃野果、喝泉水、枕高岭、卧荒坡，坚持着斗争。至今山里群众还爱唱一首当年游击队战士的歌谣：

深山密林小公馆，
金毡^①铺顶银条^②围四周，
不动椅子^③自动桌^④，
滑轮棉床沙发垫^⑤，

① 金毡，指松毛。

② 银条，指竹条。

③ 不动椅子，指石头。

④ 自动桌，指人的双膝。

⑤ 滑轮棉床沙发垫，指竹条床上垫茅草。